

麦芒上的圆满

□王贤浩

小满节气的前夜，下过一场细密的雨。晨起推窗，檐角垂落的雨珠里，整座村庄都浸在青碧的薄纱里。田埂上的野豌豆开出紫色碎花，像农妇不经意遗落的针脚，沿着田垄绣出蜿蜒的暗纹。

麦子正在灌浆。爷爷蹲在地头，指尖轻轻搓开麦壳，乳白的浆汁便凝在掌纹里，泛着玉石般的微光。爷爷常说：“麦子得九分饱，人才有七分饱。”这话带着土地的哲理，我却在多年后的黄昏忽然明白——麦穗低垂的弧度里藏着天地至理，如同奶奶那句：“太满的米缸会招鼠，太锋利的镰刀易伤手。”

村东的老槐树总在此时飘起了

“雪花”。细碎的白花在晒场新收的油菜籽上，像撒了层薄盐。晒场边的碾子终日“吱吱呀呀”，金黄的菜籽油汩汩淌进陶瓮，油香裹着槐花香在村子里游荡。奶奶挎着竹篮挨家送新油，粗陶碗里的油汪成一弯月牙：“满则溢，浅些好端。”

我在这样的清晨和爸爸巡田，他握着长柄铜勺，每走二十步便舀起沟渠里的水，细细浇在麦根。水珠顺着麦秆滑落，在晨曦里串成珍珠帘。“这时候的水叫‘养花雨’，多一分烂根，少一分空壳。”爸爸的衣襟沾满草籽，说话时皱纹里溢出麦苗的青气。忽然想起老校长书房挂着的那幅字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”，原来，稼穡之道与笔墨丹青，终要在某个节气里殊途同归。

暮色漫过晒场时，常有外乡人开着货车来收青麦。他们摇下车窗叫买，惊飞了麦田深处的布谷鸟。“还差着三成熟呢。”爷爷倚着草垛吸着旱烟卷，火星明灭间照亮他黧黑的脸，“麦子跟人似的，没长够日子就急着变现，吃着总欠些筋骨。”这话让我想起城里那些步履匆匆的年轻人，他们的西装革履之下的奔赴，藏着未熟透的求索与酸涩。

小满后七日，麦芒开始泛黄。放学的孩童举着新折的麦管吹泡泡，七彩的光球掠过青瓦，爆裂时溅起细碎虹霓。女人们聚在井台边浣衣，说谁家姑娘该说亲了，谁家新酿的梅子酒比较醇厚。这些闲话与豆荚开裂的脆响混作一处，被晚风卷进渐渐饱满的月色里。

我在异乡的玻璃幕墙间读到节气推送，电子屏幕上的“小满”二字泛着冷光。写字楼外的梧桐正在飞絮，像极了老家此时飘落的槐花。忽然明白那些古老的禁忌与讲究，原是把“求全”的贪念拦在九分满的门槛外——麦穗留一分给鸟雀，酒坛空一寸待故人，好日子总要存些余地，容得下突如其来雨，等得起姗姗来迟的风……

此刻的东南风，正翻过一道道山梁，麦浪涌动的沙沙声里，满而未盈的籽实正在练习弯腰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或许真正的圆满，从来都如小满这般，城府腴腆，欲说还休！

（作者系辽宁省东港市文学爱好者）

小满的诗意

□杨丽丽

这个节气的诗意

徜徉在北方的树梢上

一串串绿色的音符

敲醒记忆的风铃

小麦挺直了腰身

酝酿一场盛大的灌浆仪式

风，从季节深处吹来

喊醒池塘里的蛙鸣

一声一声的低吟浅唱

红了樱桃

紫了桑葚

小满的诗意

在一片麦田里沸腾起来

也在青涩的果子上热烈起来

你看，那些美好的收获

正在炽热的阳光里慢慢丰盈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□高峰

入夏后，暑气便一日重似一日地漫上来了，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母亲为我做的绿豆汤。

绿豆是早就就袋下的。母亲从橱柜深处摸出一个布口袋，解开系绳，绿豆便滚出来，青绿青绿的，像是刚从地里摘回来似的。她用手拨弄几下，拣出几颗颜色发暗的，丢在一边。这动作极是娴熟，手指头在豆粒间游走，如同抚琴。

挑好的绿豆倒进白瓷盆里，清水一冲，便浮起一层细碎的豆皮。水是浑的，泛着淡绿色。母亲将水滌去，又冲，又滌，如是者三。水渐渐清了，豆子越发青翠可爱。

冲洗完后的豆子会放在盆里浸泡一两个时辰，待豆子吸足了水，胀大了些，表皮微微皱起。母亲将豆子连水倒进砂锅里，又添了些清水，恰好没过豆子两指。灶上的火已经生起来了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。初时水是静的，不多时便有了响动，先是细小的气泡从锅底升起，继而越来越多，终于翻滚起来。

“火不能太大，”母亲用勺子搅了搅，“大了豆子容易破皮。”

我站在一旁看着。砂锅里的水渐渐变成了淡绿色，豆子在水中翻滚，如同小鱼游动。厨房里弥漫着一股清香，是绿豆特有的气味，清新中带着一丝甜意。母亲不时撇去浮沫，动作轻巧，勺子划过水面，几乎不发出声

响。

煮了约莫半个时辰，豆子已经开花，皮肉分离。母亲捏了一粒尝了尝，点点头，从糖罐里舀了一勺白糖，撒进锅里。白糖入水即化，甜香与豆香混在一处，愈发诱人。最后，母亲取出一小把薄荷叶，洗净了投入锅中。那薄荷是自家花盆里长的，叶片肥厚，碧绿如玉。薄荷一入热汤，香气立刻迸发出来，清凉沁人，与绿豆的温和相得益彰。

熄了火，母亲将汤舀进白瓷碗里。汤色清亮，微微泛着碧绿，豆粒半沉半浮，薄荷叶点缀其间，煞是好看。我迫不及待要喝，母亲却拦住我：“等凉一凉。”

于是只好等着。碗里的汤渐渐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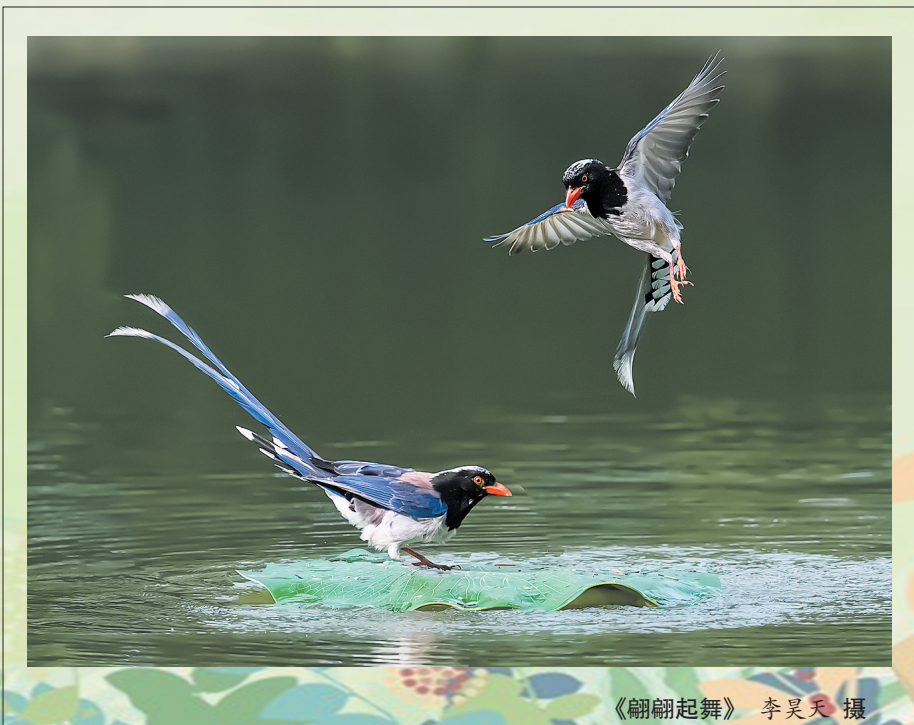
出一层薄薄的“衣”，那是绿豆的精华。终于可以喝了，第一口下去，清甜中带着薄荷的凉意，从舌尖一直滑到胃里，顿觉浑身舒泰。豆粒酥而不烂，入口即化，余味绵长。

“好喝么？”母亲问。

我连连点头，只顾喝汤，顾不上说话。母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她自己也盛了一碗，小口啜饮，神色安详。

这碗绿豆汤里，有初夏的味道，更有母爱的味道。如今母亲的白瓷碗早已蒙尘，可每当暑气蒸腾时，那碗绿豆汤的清凉，总会在记忆里泛起涟漪。

（作者系福建省石狮市文学爱好者）



公益广告

节水优先 量水而行 因水制宜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